

大家

当代岭南中国画双年展作品集

2014

DAJIA · DANGDAI LINGNAN ZHONGGUOHUA
SHUANGNIANZHAN ZUOPINJI · 2014

主编 许晓生

尚 涛 卷



安徽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大家

当代岭南中国画双年展作品集

/

2014

DAJIA · DANGDAI LINGNAN ZHONGGUOHUA
SHUANGNIANZHAN ZUOPINJI · 2014

主编 许晓生

尚 涛 / 卷

安徽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家·当代岭南中国画双年展作品集. 2014 /
许晓生主编. —合肥: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398-4881-5

I. ①大… II. ①许… III. ①中国画—作品集—
中国—现代 IV.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0683号

主 编 许晓生
选题策划 马 涛
出 版 人 武忠平
副 主 编 林润鸿 詹伟杰 王 艾
责任编辑 赵启芳
责任校对 司开江
校 对 安晓利 吕 哲 陈 琳
陶美坚 熊宇红 何丹萍
整体设计 广州鲁逸
装帧设计 罗炤娟
责任印制 徐海燕
编 务 林少伟 何振华 徐辉龙

大家·当代岭南中国画双年展作品集·2014
Dajia · Dangdai Lingnan Zhongguohua Shuangnianzhan Zuopinji · 2014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美术出版社（<http://www.ahmscbs.com>）
社 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14层
邮 编：230071
营 销 部：0551-63533604（省内） 0551-63533607（省外）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广州百思得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 mm×1092 mm 1/8
总 印 张：140
印 数：3 000
书 号：ISBN 978-7-5398-4881-5
总 定 价：1360.00元（共20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社法律顾问：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孙卫东律师

尚
涛

Shang T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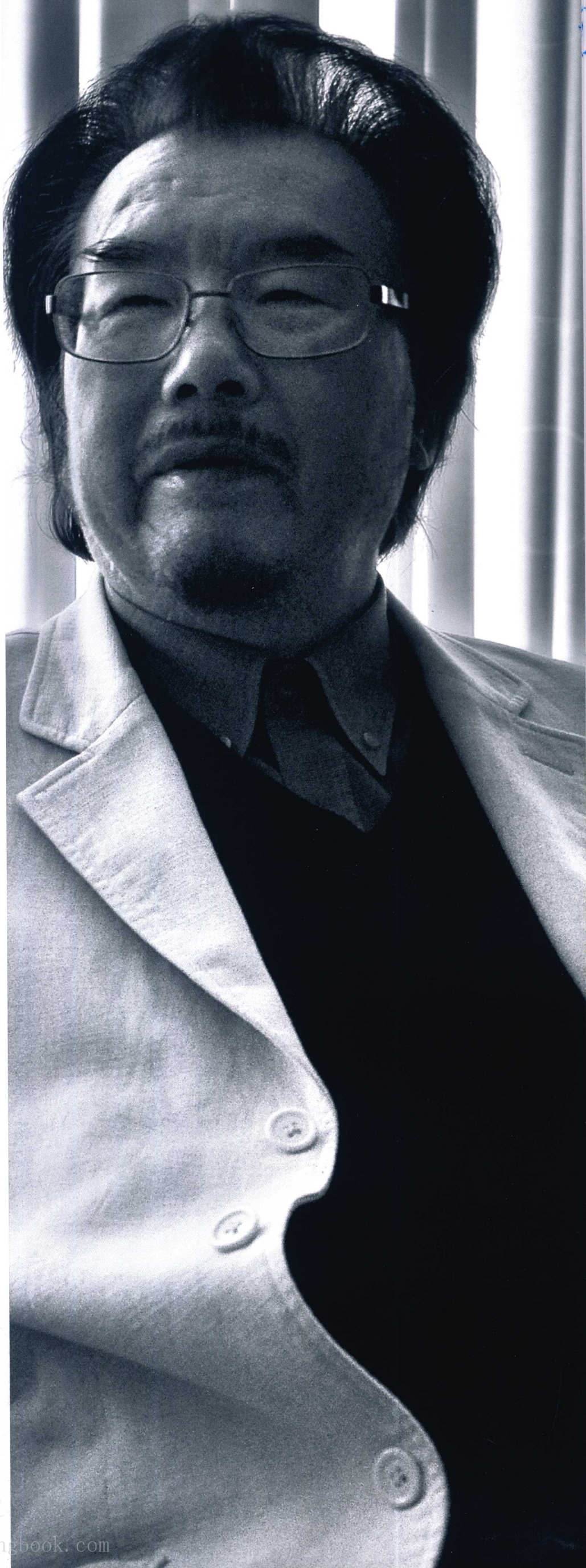
尚涛

Shang
Tao

Profile

个人简介

1938 年生于北京。1957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64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现为广东画院画家（已退休）、国家一级美术师、广州美术学院院外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Contents
目录

画语录

EXCERPTS OF ARTIST'S WORDS

撰文 / 尚 涛

02

对话尚涛

DIALOGUE WITH SHANG TAO

受访 / 尚 涛 采访 / 当代岭南

08

象之品味

关于尚涛的绘画

TO SAVOR THE IMAGE
ABOUT SHANG TAO'S PAINTING

撰文 / 王璜生

28



画语录

EXCERPTS OF ARTIST’S WORDS

撰文 / 尚 涛

如果就中国画的发展表示议论的话，我主张中国画既要坚持浓郁的民族特色，又要坚定地走向现代化。

我赞成“有民族性才有世界性”的看法。

在卢浮宫，在大都会博物馆，在大量的肖像画、宗教画、战争纪实的油画陈列中，很多人都一略而过，而真正使人驻足、流连、激赏、叹为观止的却是古代两河流域的石雕和印第安人、大洋洲人的木雕艺术，深厚的历史沉积和浓郁的情调宣告了民族艺术的强大感染力和生命力。世界需要丰富多彩，世界艺术需要生态平衡，需要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艺术互相补充、交相辉映。

在中国，“与国际接轨”应是以有浓郁的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画与国际“接轨”，而绝不是与外国人发明的流行样式“接轨”。在外国流行艺术后面亦步亦趋，那无疑是挂在别人列车后边的最后一节车厢，或是外国流行艺术的“末班车”。

在我们的身后有艺术的大背景——“上下五千年”，辉煌的青铜器、瑰丽的玉雕、灿烂的陶瓷、丰富的绘画、特有的书法以及浩如烟海的民间艺术、哲学、文学、诗词歌赋……

“文化传统”既是宝贝又是包袱，既是财富又是负担，智者能人能从中选出皇冠上的珍珠，平凡者则弃之如敝屣。

中国社会的民族性广大而坚强，它的审美、它的情怀是精美的规范，在其中可以熔铸出中国民族特色的不可替代性。

所以，中国画必须要坚持浓郁的民族特色。

话又说回来：当今社会发展一日千里，经济、科技、文化的进展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新时代的社会意识和审美心理也行将巨变，作为社会心理表征的艺术也必须适应这种变革，与之同步。

中国画是个载体。不同时代应有不同时代的负载。

传统的中国画以宋元以后的文人画为主流，而文人画受禅宗、道家思想影响较大，崇尚的理论主张、精神内涵、文化取向、艺术情趣和形式语言，有些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要求，因此必须完成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移。现代生活产生了现代的思想感情，现代审美观念也导致对艺术现代化的需求。现时代的画家可以从多方入手，也可从一点入手，实现

“负载”的转移，扩充中国画的精神内涵，比如“写意”，在“超逸”“幽远”“萧疏”之“意”以外，还存在着无限的“意”，“蓬勃”“宏大”“欢乐”“坚毅”……“意”无限，真是无限。比如古代讲究“简淡”，现代可以强调浓丽绚烂；古代强调“空白”“虚灵”，现代可以演绎饱满与充实；古代造型崇尚“离形”，现代可以发扬写实……中国画现代化的创新的天地还是异常广阔的，关键是观念上的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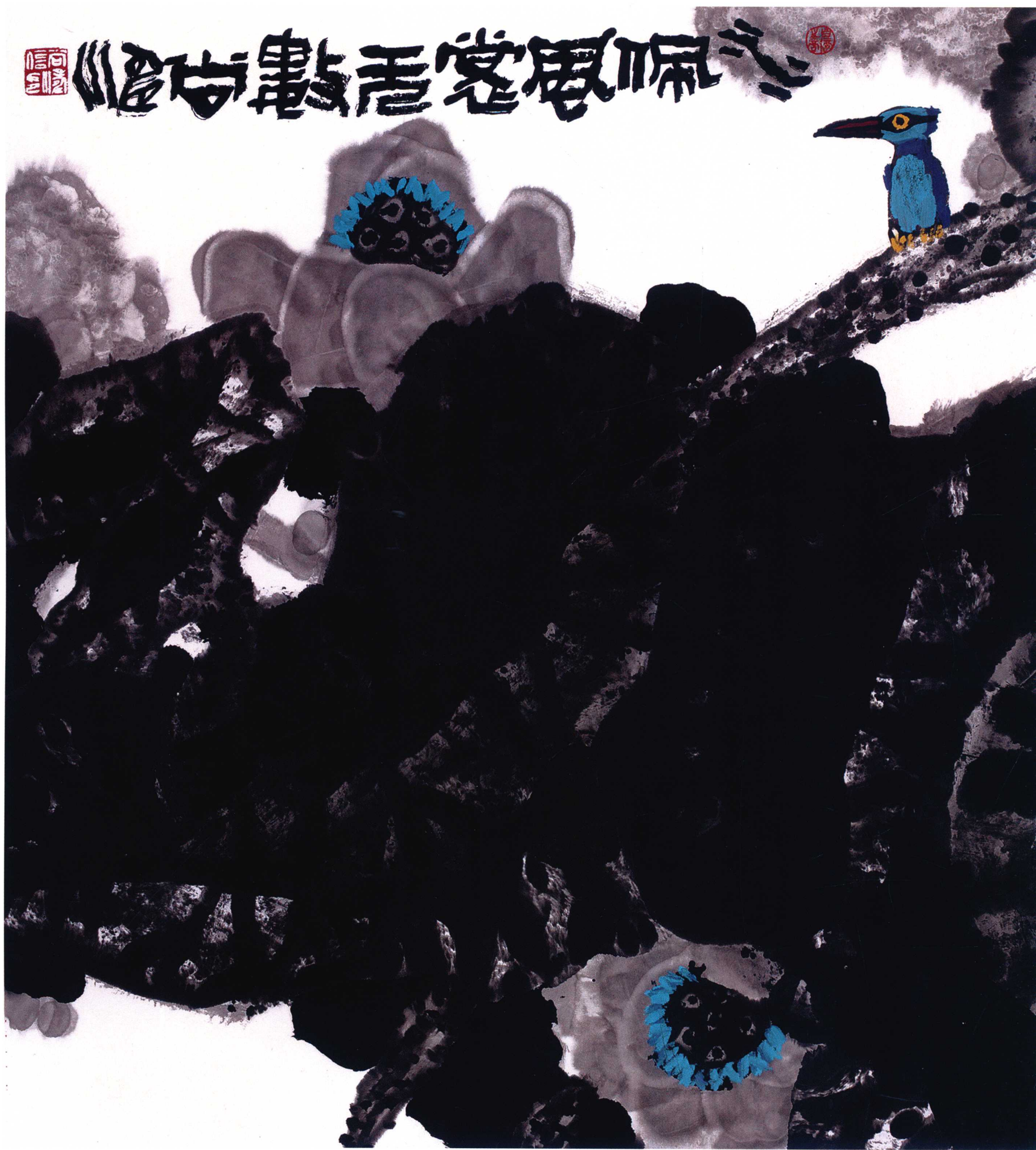
在更新的过程中要向古今中外的文化学习和借鉴，丰富中国现代国画的营养，以取得成就。这在近代美术的发展中不难寻找到成功的范例：

蒋兆和先生在国难深重的年代，以满怀对军国主义的愤怒和对广大受难人民的关怀和同情（思想感情，也就是绘画的精神内涵），以中国画的笔墨，吸收西方人物画的写实技巧创作了《流民图》等大量作品，在现代美术史上留下了重要的篇章。

李可染先生以中国传统绘画的理论精神，以新的审美观念与艺术语言重新描绘山河，创造了新的山水画范式，对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他们都为国画的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以上，既是我的议论，也是我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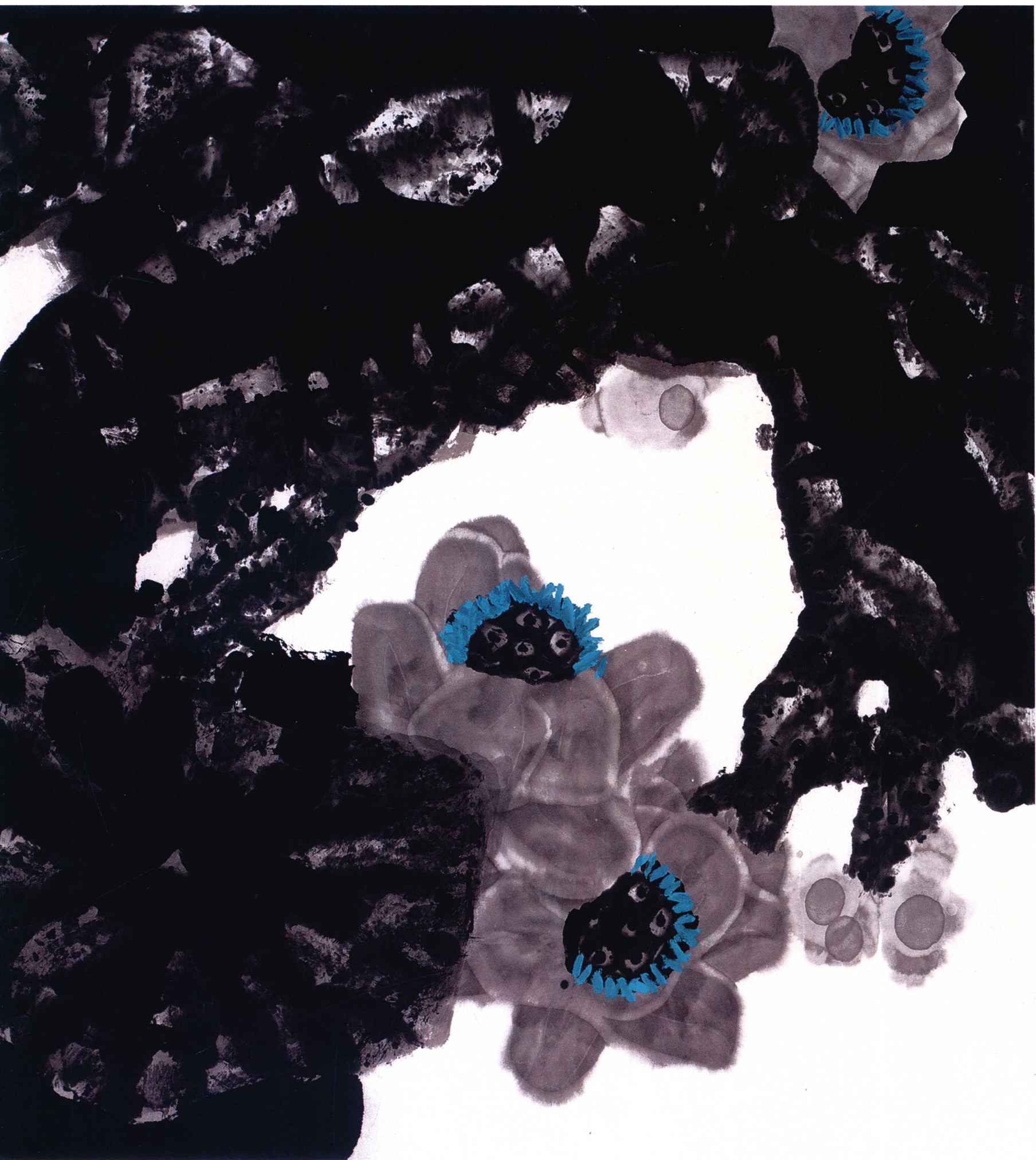


水佩风裳无数

97 cm × 180 cm

纸本设色

2010年



把尚涛艺术上的形式句法与“金石趣味”联系起来，并非毫无根据的臆断。从广义上来说，碑版、玺印也可以纳入“书法”艺术的范畴，但其视觉形态实际上已远离书法中“笔”的意味而迫近现代装饰艺术中的平面布局，尤其是碑版、玺印的“刀味”与现代版画艺术的基本语汇较为接近。这就难怪，有许多观看者声明他们在尚涛的画中看到“版画”的影子。从这一角度看，尚涛在绘画中注入的“书法”因素，较之他在书法中注入的绘画因素可能要更少一些。他更乐于对所有的笔踪墨迹进行预先设定，“适度”这个词对尚涛来说，具有更为深刻的理性内涵和美学价值。

——李伟铭

护法

180 cm × 97 cm

纸本设色

2008年



对话尚涛

DIALOGUE WITH SHANG TAO

受访 / 尚 涛 采访 / 当代岭南
(以下访谈内容尚涛简称“尚”，当代岭南简称“岭”)

岭：您的风格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演变形成的？

尚：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影响——先天的DNA与后天的教育和吸收。早期的学院教育形成了审美与艺术理想的基础，而我先天的禀赋是迟钝，迟则慢，钝则拙，在创作的道路上不断吸收适合自身爱好与个性的营养，集中起来在画中显现就形成了今日的风格。

岭：您大手笔的构图、大胆的留白、大气蓬勃的力量感，使我们从您的作品中感受到了一种画面的纯粹。这是出于哪一种考虑？出于怎样的一种画境追求？您是否在作品中追求着某种平衡？

尚：我主要出于两种考虑。

首先，我认为不同时代的不同艺术家在作品中所表达的精神内涵应是不同的。我不喜欢小巧的东西，我喜欢凝练、浓郁、丰厚、飞扬的情调。我不想在作品中只是技巧与方法的展示，我喜欢直抒胸臆，心中怎么想就怎么画，显示真性情。

同时，对形式美感的追求与表现应是绘画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可能古代小幅折枝花卉的艺术品格和笔墨都很高妙，但如果将其置于诸多环境中（比如家中的墙面与展览会中）总觉得似乎少了些什么。我想应该是少了形式美感，因此我把对形式美感的探索与表现作为国画现代化的一个切入点，一种“推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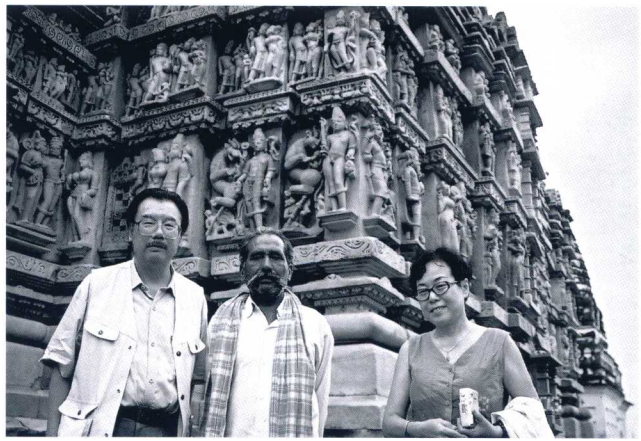
岭：您作品中散发出的那股文气似乎与书法分不开。您是怎样看待“书画同源”这一问题的？

尚：我对书法有浓厚的兴趣，也下了相当多的功夫。中国的书法与绘画源远流长，自古就有“书画同源”之说，这不光是学说，简直就是事实。中国文字的形成从“象形”开始，而“象形”本身也有绘画性，就像大篆、金文、甲骨文，等等。我觉得每个字都是一个“设计”，好像企业、商品、机构、品牌的“LOGO（标志）”。另外中国画又具有书法性，它与西方绘画的艺术主流迥异。它不以单纯表现客观对象的真实性为主要目的，而是在表现客观对象的同时，更多地体现画家的精神、气质与文化修养，带有强烈的主观精神。这在重要的艺术特征上是与书法相通的。中国绘画本身存在着强烈的书法趣味，国画的线条、墨韵处处都透露着抽象之美。赵孟頫题画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石涛题画诗“画法关通书法津，苍苍茫茫率天真。不然试问张颠老，解处何观舞剑人？”就是这种原理的佐证。简言之，书画之相通就在于书画所共存的“主观性”与“抽象性”。

岭：在您的作品中我们似乎能够看到某种雕塑样式，例如非洲木雕、原始石雕，这是一种巧合，还是您在这方面有着特殊的爱好？

尚：我想是我的爱好。不光是非洲木雕、原始石雕，在卢浮宫中陈列的两河流域雕塑、大都会博物馆中的大洋洲土著艺术，还有中国民间雕刻和大量的民间工艺品，其中共有的质朴与稚拙的特质、趣味，极其动人。因为这些艺术的创造者都是最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感情。你说他们没有技巧吗？不是，他们想出了各种办法。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学问了。





在印度卡久拉霍进行艺术考察。



1997年在威尼斯进行欧洲艺术考察。

岭：我觉得很可贵的是您在南方生活了这么久，但作品中却融会了南北诸家所长，和普遍观念中的南方画风截然不同。

您这种生长于南方而又异于南方的特点是如何形成的？

尚：北京是文化中心，文化传统深厚，文化艺术氛围浓厚，我在艺术学习打基础的阶段从中受益良多。而我艺术创作的实践阶段主要在南方。南方人杰地灵，艺术家思维敏捷、积累丰厚、创作能力强，我能在这里学到很多东西。这个“地头”南粤大地，大海、珠江、三角洲、鱼塘、竹林、水田、果园、蕉林纵横……丰润、丰富、丰饶。所谓“风水”，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种丰润是精神上的营养，是形成审美取向的一个重要元素。

岭：记得在“第二届全国画院双年展”中，您的作品《自在》获得了学术奖，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能谈谈当时创作这件作品的一些想法吗？

尚：那件作品的创作，还是一个形式的追求。我自己的艺术主张是要重视绘画艺术的本体性。不是靠一个题材、一个点子来表达一个道理，而是靠艺术本身、艺术形式来表达。《自在》是想表现一种意境。那种意境是通过水墨与空白的对比、石头与鱼的颜色的对比，来构成一个形式。我希望自己的每个题材都有不同的表现与追求。这张画中的石头是用墨来破墨，然后用墨一层一层地皴擦，变成积累，出现墨的自然效果。鱼的红色用墨来破，与勾勒并用，是颜色与墨的一种融合。总而言之，我想表达的有两点：一个是“形式”，一个艺术“主张”。

岭：当年您在中央美术学院就读的时候，先后跟蒋兆和老

师学素描，跟李苦禅老师学花鸟，跟李可染老师学山水。

能谈谈这几位大师对您的影响以及您对他们的印象吗？

尚：蒋兆和先生为人严谨，不苟言笑，讲课理论性强。我从他那里学习了中国画的认识方法与表现方法。李苦禅先生性格豪放，为人淳朴，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他上课有独特的方法，一边画一边讲，讲的是天南海北、画家掌故、社会现状、画作品评。这些看似繁杂，但经过时间的消化与过滤，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闪光的精华——“格调”“品位”“笔墨”，深深地扎根在认识当中。李可染先生的理论与创作实践都给我很大的影响。对传统他主张“全力地打进去”之后“全力地打出来”，继承传统，又倚此创造出全新的中国画，在生活中吸收营养，从今天或西方的绘画中吸收营养，折中中西、融汇古今。在上世纪50年代，社会上的山水画基本上还是仿古山水，很多有影响力的老画家依旧在画上题仿某某笔意。李可染先生的画体现全新的审美观，其创作的成功，振聋发聩，惊世骇俗。

岭：在传统的文学修养、书法方面，现在美院的学生的确不能跟您这一代相比。

尚：现在的学生也有他们的优势，知识面会更宽，社会的美术水平比以前高，因此他们的起点更高。社会的艺术环境宽松，适于艺术的追求与探索，但传统的文学修养与书法修养对国画的裨益是毋庸置疑的。

岭：作为岭南画坛的前辈，您觉得当代岭南画坛的状况怎么样？

尚：很好。很多新人成为中坚力量，创作繁荣，风格流派多样，前途可观。



1997年在梵蒂冈考察欧洲艺术。



在印度西部采风。



在印度西部山村与山民合影。

岭：您能就当代花鸟画的发展谈谈自己的看法吗？近来提倡新文人画，能谈谈您对“传统回归”这一艺术现象的看法吗？

尚：当代花鸟画的发展需创新，不应只是使用现成方法。创新，创意要新，技法要新。我赞成文艺的多元化，这也是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文艺领域多一个观念、多一个艺术主张、多一个流派肯定是件好事，体现文艺的繁荣。“传统回归”，从理论到创作都有这个趋势，我想这是中国这块艺术土壤生发的结果使然。

岭：您青少年时期的艺术启蒙是怎样的？

尚：有一次偶然参加北京少年宫的活动，少年宫请了一位老画家，好像是徐悲鸿（因为十三四岁时对美术界不太了解）。画的是什么也不记得了，只记得那种感觉是挥洒豪放、水墨渗化、大气淋漓。这种激动一直潜藏心中，也许这就是我选择国画的最原始的冲动吧。我从进入附中时就开始接受了严格的造型基础训练，这样的好处是使我具备了较好的造型能力，缺点是造成了技法、艺术“一边倒”。临摹苏联绘画，强调“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强调写实，表现典型环境下的典型性格，艺术道路单一，作为回顾有些遗憾。记得学生时代在北京看过一次大型的齐白石国画展，冲击力很强，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便形成我对中国画的基本认识。

岭：在1985年的时候中国美术界发生了很多影响后来美术发展的美术事件，您当年参加了“半截子画展”，现在普遍将这个画展当作“’85美术新潮”的重要事件来评述。您是如何看待这个画展的？那时的艺术氛围又是怎样的呢？

尚：我不是理论家，没有全面系统地研究过“’85美术新潮”的方方面面。“’85美术新潮”的准确定义是怎样的？我粗略的感觉是：可能是由于文艺方针的调整，把“文化大革命”以前17年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调整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的创作环境变得宽松了。美术界求新求变，这一期间创作活跃，很大的特点是青年人大量引进了西方的艺术观、艺术风格，流派面貌多样。如果翻一翻那几年的《江苏画刊》，可以对那时的美术氛围有充分的感受与认识。我是受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些老同学之约参加了“半截子画展”，回想当时的心态，也是想画些新画，有点新的面目。